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一五一回 兩調頭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鴛鴦齊比翼

且說章秋谷立起身來對雲蘭打了一拱道：「我有了你這樣的相好，不來看你，還要去看什麼人？你口口聲聲的只說他是我的恩相好，你的醋勁也未免來得過度些兒。如今就算我的不是，向你陪個禮兒，以後不要提起這件事兒，如何？」雲蘭聽了把頭一扭道：「啥格吃醋勿吃醋呀，倪是勿懂格。耐到說撥倪聽聽看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你這個樣兒，不是吃醋，難道是吃醬油不成？」雲蘭走過來，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，道：「倪是勿會吃啥醬油格，倒是當心別人家來浪吃醋！耐豪燥點去罷，晏歇點吃起生活來是勿關倪事格噓。」說著，便推著秋谷的背，想要推他出去。秋谷趁勢拉著雲蘭到榻牀上去坐下，不免陪個小心，撫慰一番，雲蘭方才歡喜。停了一回，雲蘭忽然正容說道：「二少，倪聽見別人家說，耐要開海貨行，到底阿有介事？」秋谷詫異道：「你聽見那一個講的？沒有這件事兒。」雲蘭道：「常恐是真格噓。」秋谷道：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知道，難道你倒比我知道不成？」

雲蘭忍著笑道：「既然耐勿開海貨行末，為啥老蟹醃蟹，一塌刮仔才要收格介？」

秋谷起先沒有留心，只道他說的真話，如今聽了他這兩句話兒，不覺哈哈的笑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今天我上了你的當了。我說平空的那裡有這件事情。」雲蘭也把手巾掩著嘴，「格格」的笑個不住。老二聽了，心上大大的不舒服，著實瞪了雲蘭一眼，把身軀一扭，立起來往外便走。秋谷看得□分清楚，卻只作沒有理會的一般。

老二剛剛出去，早見兩三個□二三歲的清信人，手挽手兒的走進來。見了秋谷，有一個清信人叫道：「咦，章二少嘛！」秋谷聽得有人叫他，連忙舉目看時，只見一個穿著男裝的清信人，眉目清澄，肌膚白膩，長條身材，瓜子臉兒，別有一種旖旎動人的姿態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雙福班的月香，便對他笑道：「你是幾時調過來的？我竟一些兒都不知道。」月香道：「倪是初一調過來格呀，耐啥洛一逕勿見介。」

秋谷嘴裡在那裡和他講話，心上在那裡暗想：天下竟有這樣奇巧的事情！剛剛我在天津地方做了三個信人，剛剛的這三個人調在一個班子裡頭來。好在月香是個清信人，沒有什麼要緊。只要雲蘭和月芳這兩個人面前想個調停的法兒就是了。

想著，和雲蘭混了一回，又到月香那裡去坐了一坐。雲蘭又在秋谷耳邊咕咕囁囁的埋怨他，只說他是石灰布袋、垃圾馬車。秋谷道：「我在天津地方一古腦兒只做了你們這三個人。不料事有湊巧，偏偏的把你們三個攏到一處來。真是奇事！」雲蘭那裡肯信，只說：「耐格號閒話只好去騙騙三歲小片子。耐一塌刮仔做仔倪三家頭，剛剛三家頭才來浪一個班子裡向，也嘸撥實梗湊巧嘛！」秋谷聽他說得有理，料想辯白不來，只說道：「你不信，慢慢的看就是了，這個時候我也不來和你分辨。」

雲蘭聽了，方才不說什麼。秋谷坐了一回，便同著金觀察一同回去。

一連隔了幾天。這一天，秋谷自己在上林春番菜館請客。請的客人是刑部郎中陳小梅，恰是秋谷的父執，就請金觀察和言主政兩個人作陪。這位陳部郎恰是個端方古執、拘謹非常的人，所以秋谷不去再請別人，恐怕和他說不到一處。

到了上林春，不多一刻，陳部郎已經來了，金觀察便問陳部郎叫那一個的條子。

陳部郎正色道：「我是向來不破這個例的，你們諸位只顧叫就是了。」秋谷道：「今天我們大家談談，就不叫也好。」陳部郎道：「你不要為著我一個人，敗了你們大家的清興。逢場作戲，這又何妨？」金觀察聽了，便寫了一個條子去叫金蘭，言主政仍叫銀珠。秋谷心上暗想：「若是叫了雲蘭和月芳來，有過相好的，神氣之間未免總有些看得出來，不如叫了月香罷。月香是個清信人，給這個老頭兒看了覺得乾淨些兒。」主意已定，便和金觀察說了，寫了月香。

一會兒銀珠先到，金蘭和月香還沒有到。等不多時，忽聽得門外「咕咕咯咯」

一陣的弓鞋聲響，一時間走進三個人來。章秋谷見了這三個人，不由得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得。看官，你道這三個人究竟是什麼人？為什麼章秋谷見了他們要詫異到這般田地？原來這三個人不是別人，就是章秋谷的兩個相好，一個雲蘭，一個月芳，還有一個就是方才去叫的月香。三個人齊齊的走進門來：雲蘭滿面淒涼，一言不發；月芳也低眸俯首，神采黯然；只有月香喜孜孜的叫了一聲「二少」。三個人齊齊的在秋谷背後坐下。那位陳部郎見秋谷一叫就來了三個人，心上大不耐煩，微微冷笑。金觀察和言主政見了他們三個人一起同來，心上也覺得□分詫怪。章秋谷更是呆呆的看著他們，摸不著頭路，不知道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。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一時竟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雲蘭見他只是呆呆的看，冷洋洋的說道：「看啥呀，阿是勿認得倪呀？」秋谷聽了，方才開口問道：「怎麼你們三個人一起來了？只怕你們弄錯了罷。」雲蘭冷笑道：「就是弄錯仔末，倪來也來格哉！耐阿有本事，趕仔倪出去。格個末就叫『人有千算，天有一算』。耐想勿叫倪兩家頭，倪自然有包打聽來浪外勢。耐勿叫末，倪兩家頭自家跑得來，看耐阿有啥法子！」秋谷聽了這兩句話兒，心上更加不明白起來，又不好問他：你們兩個人來做什麼？更兼本來原為著陳部郎性情古板，所以有意叫個清信人的。如今他們兩個人不由分說大家都跑了進來，糊裡糊塗的不知道葫蘆裡頭賣的是什麼藥。霎時間，把一個足智多謀的章秋谷弄得左右為難起來。還是月香含笑和他說道：「天津地方格規矩，一逕是實梗格呀。一個客人來浪一個班子裡向做仔兩個信人，叫起條子來就要一叫兩個，吃起酒來就是一吃兩台。耐就是條子浪只寫一干子格名字，來起來總歸是兩家頭一淘來。間搭地方大家才是實梗樣式，耐想阿要詫異。」秋谷聽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如夢方醒，連金觀察在天津候補多年，也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個規矩。

當下章秋谷看著雲蘭和月芳兩個，都是懶懶的沒精打采，好象有什麼心事一般，暗想今天的這件事情，在面子上看起來果然有些說不過去。正要和他們說明原委，忽然回過頭來把陳部郎看了一看。只見他只顧舉著一杯薄荷酒在那裡細細的自斟自酌，正眼兒也不看他們一看，知道今天的事情弄巧成拙。若是早知道天津地方有這般的規矩，也就想個法兒，到別處去叫一個了。如今他們三個人既然來了，便也只得由他。等這位陳部郎走了，再去安慰他們也還不遲。

章秋谷心上這般想著，面上卻不得不殷殷勤勤的應酬這位陳部郎。一會兒番菜吃完，算過了帳，叫來的條子也都走了，陳部郎急急告辭。章秋谷免不得邀著金觀察和言主政到寶華班去，不知費盡了許多口舌，陪盡了無數小心，方才騙得雲蘭和月芳心中歡喜。又當真和雲蘭、月芳、月香三個人，一個人吃了一台酒。

流光如駛，不覺又過了幾天。章秋谷雖然也常到寶華班去走走，卻比以前不便了好些。打個茶圍，一打就是三處，叫個條子，一叫就是三個，覺得□分累贅。想要到別處去另做一個，卻一時沒有個看得上眼的人。

這一天秋谷在雲蘭房裡坐闌，講起這件事情的不便來，雲蘭道：「耐自家勿好嘛。啥人叫耐去做石灰布袋，東措一的一、西措一的一的格呀？倪搭耐講格閒話，耐總歸一句勿肯聽，格末叫討氣。」秋谷聽了，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什麼話來，只說道：「你們這個規矩究竟不好，難道有個客人在你們這裡住夜，也是三個一連牽滾作一堆不成。」雲蘭道：「格是規矩犯就嘛，三家頭一連牽滾來浪一堆是勿見得格，不過應酬仔格面，再應酬歸面末哉。」秋谷聽了，不覺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今天倒要住在這裡，看看你們到底怎樣的一個佈置。」雲蘭也笑道：「倪倒從來勸碰著歇今朝實梗事體，倪也勿曉得該應那哼。要末叫仔本家進來問問俚，看俚那哼說法。」說著，果然出去叫了寶華班的女本家來。

秋谷便問他道：「你們這裡的雲蘭和月芳，都是和我有交情的。如今我今天想要在這裡落廂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規矩？」本家回道：「那是聽老爺吩咐的。老爺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？」秋谷忍著笑道：「譬如我要叫他們兩個人並作一個房間，可辦得到辦不到？」那本家想了一想道：「要是老爺喜歡這麼樣，也沒有什麼辦不到。只要請老爺吩咐一聲，叫那位姑娘並過那位姑娘的房間就是了。」

秋谷聽了，止不住大笑起來。雲蘭連忙把秋谷拉了一把道：「耐格人真真嘸撥仔淘成哉！客人淘裡末並並房間罷哉，阿有啥格

件事體也好並啥格房間格？倪是勿來格。請耐去照應仔別人罷。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發急，我不過說說罷了，那裡並什麼房間？我自然有我的道理。」便對著那本家說道：「我住在這裡，包你兩個廂的錢就是了，別的你不用管。月香是清倌人，不在裡頭的。」那女本家答應一聲，退了出去。

雲蘭撇著個嘴，狠不高興。秋谷少不得又要好好的溫存一會，又在衣袋裡頭取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，放在雲蘭手內道：「我本來想和你買些衣服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愛穿的是些什麼顏色，什麼樣兒。如今這幾個錢，給你自己去買兩件衣服罷。」

雲蘭瞅了秋谷一眼，把鈔票仍舊放在秋谷手中，口中說道：「耐今朝啥格開生裡想著仔撥起洋鈔倪來哉呀？倪也勿要買啥衣服，勿要用啥洋鈔。放來浪耐搭仔再說，等倪要用格辰光，再問耐拿末哉。」正是：

春風良夜，雙姝開並蒂之花；擁月猥雲，鼎足入巫山之夢。

不知章秋谷說些什麼，請看下文，使知分曉。